

七十七

不明白这片反光有什么意义，不大的水面，树叶都落光了，灰黑的枝杆，最靠近的一棵像是柳树，再远一些更接近水面的两棵可能是榆树，面前的柳树蓬松细细的枝条，后两棵光秃的枝桠上只有些小杈，那反光的水面上不知是否结了冰，天冷时，早晨有可能结上一层，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，没有动静，树杈并不摇曳，也没有风，都凝结了，如死一般，只有那么一点音乐，飘忽而不可捉摸，这几棵树长得都有些歪曲，两棵榆树分别多少向右向左倾斜，那高大些的柳树主干则偏向右，在主干上生出的三根几乎同样粗细的枝杈又都向左，毕竟取得了一种平衡，然后，就固定不动了，像这片死水，一张画完了的画，不再有任何变化，也没有改变的意愿，没有骚乱，没有冲动，没有欲念，土地和水和树和树的枝桠，水面上几道黑褐色，称不上洲，渚，或岛屿，只能算是水中隆起的几小块土地，可毕竟还有点意味，否则，这水面就单调得不自然，水边还长着一棵引不起注意的小树，在最右边，长得不高，向四面分出好些枝子，像干枯的手指，这比喻未必恰当，张开就是了，并无收拢的意图，而手指可以收拢，都没有意味，最近的这棵柳树下，有块石头，供人坐着乘凉的？还是水大漫过来的时候行人可以倒脚不湿鞋子？也许什么都不为，也许根本就不是石头，不过两个土块，那里可能是一条路，或近乎于路，通向这水面？水大的时候又都会被淹没，柳树第一枝杈分开的高度，和这枝杈平行处，像是一道堤，水大时该成为岸，可又有不少缺口，水也还会再漫延过来，这近乎堤岸处并非完全静止，有一只鸟从那里飞起，落到柳树细网状的枝条里，要不是看它飞落上去，真难以察觉存在与不存在只在于是否飞动，鸟儿到底活生生，细看还不止一只，在树下地面上跳动，飞起又落下的都比刚才那鸟要小，也没那么黑，很可能是麻雀，那么隐藏在柳树枝条里的该是一只八哥，如果它还未曾飞走，问题只在于觉察与否，并不在于有与没有，有而未曾发觉便如同没有，对岸又有什么在移动，水面的那一边，灰黄的草丛之上，是一辆车子，后面有一个人在推，前面躬腰的该是拉车的人，一辆胶皮轮子的板车可以载重半吨，它缓缓移动，不像麻雀，几乎觉察不到，只是认识到是车子时才注意到它会动，这都取决于意念，意念认为有路那便是路，便是一条正正经经的路，即使雨后涨水也不至于淹没，从灰黄的草丛上方还可以追逆断断续续的一线，再找寻车子，却已经走得很远了，进入到柳树梢里，一眼看去以为是个鸟巢，进入树梢之前既已确认为一辆车子，看去便自然是车，悄悄移动，而且负载很重，一车砖石或车泥土，这景象中的树，鸟，车子，也思索自身的意义？这灰色的天空同反光的水面和树，鸟，车子又有什么联系？灰色的……天空……一片水面……树叶落光了……没一点绿色……土丘……都是黑的……车子……鸟儿……使劲推……不要激动……一阵一阵的波涛……麻雀在聒噪……透明的……树梢……皮肤饥渴……什么都可以……雨……锦鸡的尾巴……羽毛很轻……蔷薇色……无底的夜……不错……有点风……好……我感激你……无形的空白中……一些带子……卷曲……冷……暖……风……倾斜了摇晃……螺旋……现在交响……大大的……虫子……没有骨骼……深渊里……一只钮

扣……黑的翅膀……张开夜……到处是……急躁……火点亮……工笔的图案……连着黑丝绸……一只草鞋虫……细胞核在细胞质里旋转……先生眼睛……他说格式……有自生的能力……一个耳垂……没有名字的印痕……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雪，不知什么时候停的。洁白薄薄的一层，枝头上还没来得及囤积。柳树斜的主干上反方向生出三个枝杈变得乌黑。那两棵张开的榆树，一棵向左，一棵向右，枝头上方原先泛光的水面白净一片，像雪落在平坦的水泥地上，水面肯定结了冰。那难以称之为洲，渚，岛屿的土丘成了黑的影子，要是不知道原先是土丘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成为黑影，即使知道原先是土丘也还不明白为什么积不了雪。再远，草丛也还是草丛，依然灰黄，之上显出一条路的意思，依然看不分明。张开枝杈的那棵小树上方能找出白色的向上爬行的曲线，那辆板车想必先前就从这里推上坡去。此刻，路上没有车，也没有行人，雪地上行人该非常分明。柳树前的两块石头或类似石头的土块也没有了，雪把这些细节全都掩盖，走过的路雪后反而像脉络一样显露出来。就这样一番平时不加注意的景色，在心中造成一些印象，让我突然生出一种愿望，想走进去，走进这片雪景里，就会成一个背影，这背影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义，如果不在这窗口注意那背影的话。暗淡的天空，雪地比天空更加明亮，没有八哥和麻雀，雪吸收了意念和涵义。